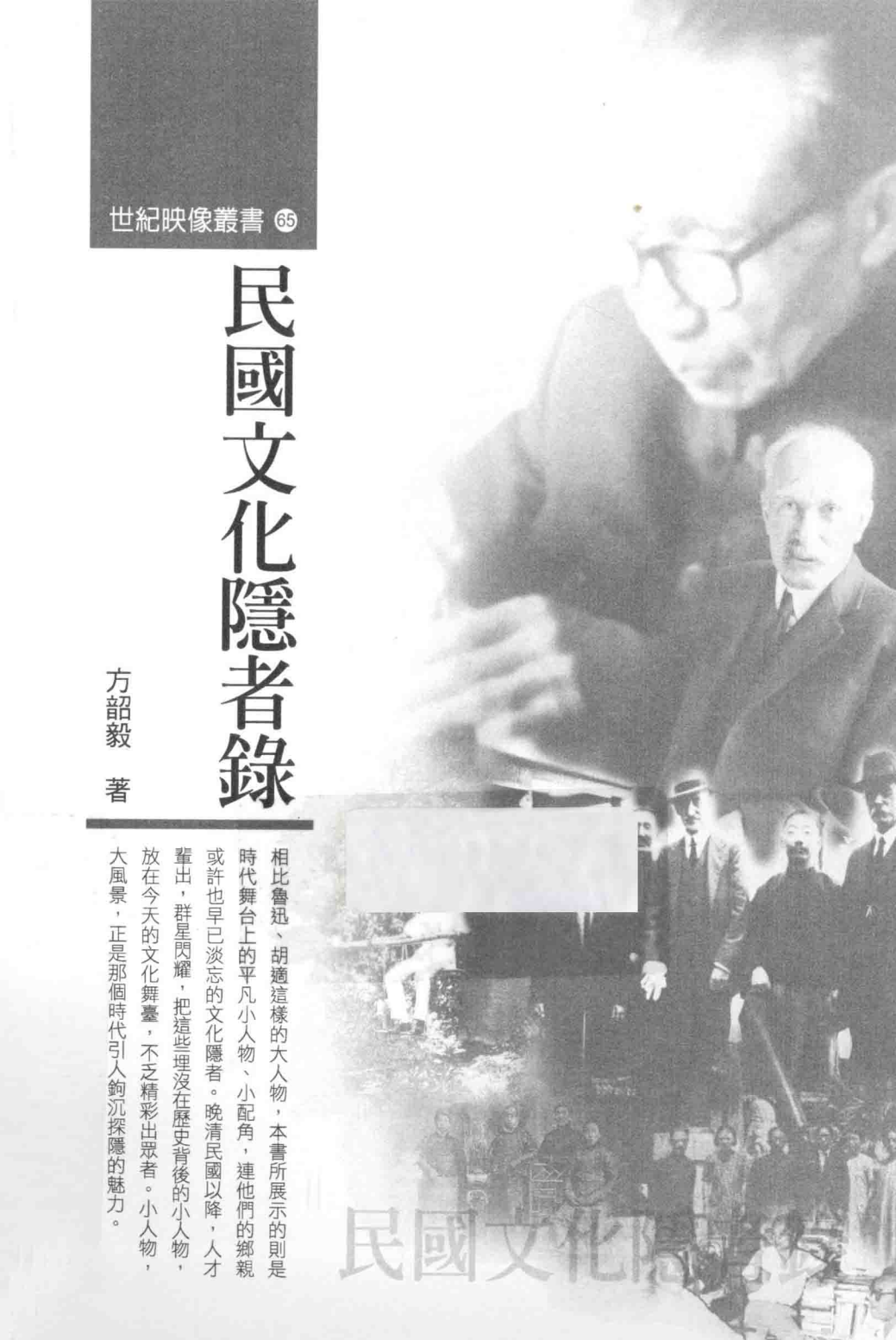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紀映像叢書 65

民國文化隱者錄

方韶毅 著

相比魯迅、胡適這樣的大人物，本書所展示的則是時代舞台上的平凡小人物、小配角，連他們的鄉親或許也早已淡忘的文化隱者。晚清民國以降，人才輩出，群星閃耀，把這些埋沒在歷史背後的小人物，放在今天的文化舞臺，不乏精彩出眾者。小人物，大風景，正是那個時代引人鉤沉探隱的魅力。



民國文化隱者錄

作者

方韶毅

民國文化隱者錄

民國文化隱者錄

作 者 / 方韶毅
主 編 / 蔡登山
責任編輯 / 邵亢虎
圖文排版 / 黃莉珊
封面設計 / 王嵩賀

發 行 人 / 宋政坤
法律顧問 / 毛國樑 律師
印製出版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劃撥帳號 /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展售門市 / 國家書店（松江門市）
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網路訂購 /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>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圖書經銷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、32號4樓
電話：+886-2-2795-3656 傳真：+886-2-2795-4100

2011年7月BOD一版
定價：320元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目次

民國文化隱者錄

北大「溫州學派」的沉浮 / 001

周作人與永嘉松臺山人 / 013

劉節在清華國學研究院 / 023

時人日記裏的林損 / 031

異人鄭曼青 / 053

伍叔儻的倜儻人生 / 071

歷史推手黃群 / 091

半卷蔣叔南 / 099

傳教士蘇慧廉的人生索引 / 113

詩裏詩外劉廷芳 / 127

朱維之的文藝探險之途 / 153

住在樹上的溫州和尚 / 165
朱鏡宙的婚戀 / 173
此李笠非彼李笠 / 183
繆氏兄弟 / 189
蘇淵雷與《鉢水文約》 / 193
洪煥椿與孫詒讓遺著 / 197
唐湜與《意度集》 / 201
莫洛與《隕落的星辰》 / 205
《小小十年》之後的葉永蓁 / 209
金溟若的「人間味」 / 219
鄒夢禪的筆墨生涯 / 229
泥土社往事 / 239
後記 / 251

北大「溫州學派」的沉浮

一九一七年初，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學校長不久，即邀請馬敘倫返校任教。六月下旬，馬敘倫獲悉張勳復辟的陰謀，便離京南下度假。不料，盛夏之時的七月三十一日，他的恩師陳介石在瑞安故去。這個消息著實太突然了。馬敘倫從杭州匆匆趕往瑞安弔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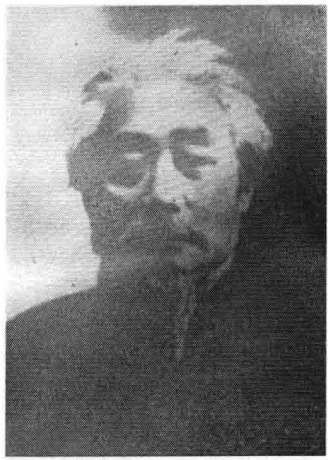
「憶我有志，始從門下，行兮我範，文兮我治，行則不稱，文能河瀉。……三千之中，視我猶子，父事未能，亦吐肝肺。今也何如，浩浩江水。嗚呼哀哉！憶我從師，於茲廿祀，南北東西，無往不侍。中或相難，日月焉耳。」展讀祭文，馬敘倫泣不成聲。

兩個月前，陳介石得知弟弟醉石病危「兼程弛歸」老家探望。七月七日，醉石辭世。相距不過二十餘日，「以慟致疾」傷心過度的陳介石竟追隨而去，享年五十九歲。陳介石離京，馬敘倫來不及送別。想不到，這卻是永訣，怎不令人痛心。

陳介石，名黼宸，一八五九年生，瑞安一代名儒，與宋恕、陳虬並稱「東甌三先生」。陳介石弱冠，「即意氣不可一世」，曾與宋恕、陳虬、許啟嘯、金晦等人結求志社，提倡經世之學。二十一歲開始，在家設潁川學塾。後又執掌樂清梅溪、平陽龍湖、永嘉三溪等書院，「四方從學者幾千人」。三十五歲時，考中舉人。陳介石與宋恕、陳虬等人言行常有不同於孫詒讓、黃體芳等地方名流，



仰正學堂時期的陳介石



陳介石晚年像

頗多開先河之舉。如一八八五年，陳介石與陳虬等人創辦利濟學堂、利濟醫院。利濟學堂係全國最早的一所新式中醫學校。一八九七年，兩人又共同出版《利濟學堂報》，這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學報之一。因此，孫寶琦在津創辦育才館，託其弟寶瑄請宋恕赴津任教。宋恕致函孫寶瑄轉薦陳介石：「品行極優，勝恕十倍。志大識超，恕心中上五名人物。學宗陽明、梨洲，博古通今，不屑章句；文似黃河、長江，不飾門面；素業授徒，帖括、市井二氣全無。」

一九〇〇年，四十二歲的陳介石受聘為杭州養正學堂史學教習，並一度擔任總教習，馬敘倫正是此時起與陳介石相處。「他老的古文也做得好，我們當初並不曉得」，馬敘倫後來在《我在六十歲以前》中回憶道。

「我聽了他老對歷史的議論，很感興趣。……他老不但『循循善誘』，還真懂得『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』的教法。我們經他老幾次的啟發，沒有不五體投地的歸依他老了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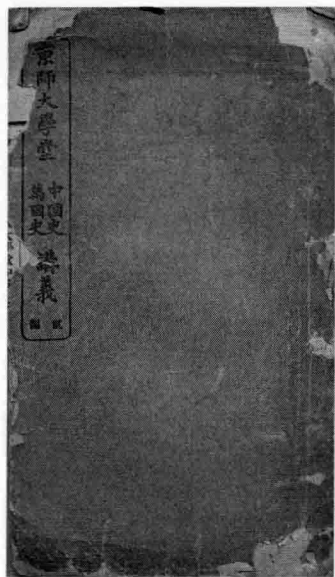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陳介石在養正學堂只兩年，便因一場學潮憤而辭職了，馬敘倫也遭開除。之後，陳介石到上海

主持《新世界學報》，馬敘倫隨師為該學報撰稿。一九〇六年，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調陳介石到廣東辦理學務，陳介石即召喚馬敘倫來粵，先在兩廣師範學堂任教。次年春，陳介石接辦兩廣方言學堂，馬敘倫改任該學堂教員。一九〇九年，陳介石當選為浙江諮議局議長，又把馬敘倫召回到身邊，任浙江諮議局書記。一九一三年，陳介石當選為眾議院議員，並兼任北京大學文科史學教授。一九一四年，陳介石專任北京大學文科史學教授。不久，馬敘倫也到了北大任文科教授。袁世凱稱帝，馬敘倫毅然辭職以示反對。蔡元培到任，他再次回到北大，與陳介石共事。

從杭州到上海，再從廣東到杭州，乃至到北京，馬敘倫與陳介石形影不離。對於馬敘倫來說，陳介石是一位亦師亦父的長者，可敬可愛。而對陳介石來說，馬敘倫是他的得意門生，一路提攜。難怪胡適要把馬敘倫劃入北大的「溫州學派」。胡適晚年曾對他的秘書，也是溫州人的胡頌平說：「你不要以為北大全是新的，那時還有溫州學派，你知道嗎？陳介石，林損都是。後來，還有馬敘倫。」關於北大「溫州學派」之說，目前只有胡適提及，似無他旁證，也許只是胡適的泛泛而談，這是需要注意的。但胡適的這個說法，起碼說明了當時北大中溫州人有一些影響力。

辦《新世界學報》和到廣東辦理學務中間這三年，馬敘倫沒有跟隨陳介石左右。如果說北大真有所謂的「溫州學派」，那麼這三年，可以說是陳介石為「溫州學派」埋下了伏筆。

一九〇三年，陳介石考中進士，官戶部主事。主考官孫家鼐、張百熙、榮慶一致奏派陳介石為京師大學堂師範科教習。京師大學堂即是北京大學的前身，創立於多難興邦的一八九八年，戊戌變法失敗，維新力量受挫，唯有京師大學堂獲倖免，未予廢除。八國聯軍入侵，京師大學堂遭破壞，一度停辦。一九〇二年，京師大學堂恢復，吏部尚書張百熙任管學大臣。「興學伊始，教育未易得



陳介石編寫的教材，語涉民權，曾遭禁毀

人」，而陳介石「品學純粹」為張百熙等人賞識，得以被延為大學堂師教習。

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六日，陳介石到大學堂報到，十九日開講。因為到遲了，大學堂已請了一福建人講經學，陳介石只教史學。「每禮拜僅上堂三次，每次只一點鐘。束脩減去二分之一，每月僅得洋百元。張治初（即張百熙）極好，而大權盡歸監督，而監督又全無主張，教科大可整頓，所用惟一二日本人而已。」在大學堂教書沒幾天，陳介石給弟弟醉石彙報所見所聞，還發了一頓牢騷：「京城官場氣習臭不可耐。孫仲璵常與兄言：『京都有三無——無言可說，無事可做，無人可交。』信然！」次年三月，性格耿直的陳介石看不慣這種作風，與日本教習大爭了一場。他在致醉石的家書中說：「中國官場人均袒日人，我大怒，厲聲爭辯，幾至鬧到公使館。後以國事調和而止。我氣盛時乃有賁、育之勇。日人名服部宇之吉，權力甚大，全學堂事務均在他掌握，監督、提調但畫諾耳！自我與之爭，各學生見之無不壯氣，但同事必不喜，未免相形見絀耳！」

京師大學堂初仿日本學制，所以請了不少的日本教習。而且，這所某種意義上的皇家大學一定程度沿襲了科舉那一套。因此，嘗試「新教育」必有阻力。就拿陳介石來說，他在京師大學堂所編教材《中國史講義》，曾因「提倡民權」而遭到焚毀。

一九〇四年十一月，張百熙奏派陳介石兼任學部京師編譯局編纂。一九〇五年六月，戶部又派充他為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教習。身兼數職，陳介石「益忙無暇」，連溫州知府錫綸、溫處學務分處總理孫詒讓請他來溫商量整頓中學，亦不能分身。

一九〇六年夏秋之交，陳介石被派往廣東辦理學務，暫別京師，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後的第二年才復適京，重執教鞭。此時，京師大學堂已改名北京大學。

一九一五年入北大讀書的馮友蘭，對深受同學們尊敬的陳介石印象猶深：「他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、諸子哲學，還在中國歷史門講中國通史。據說，他是繼承浙江永嘉學派的人，講歷史為韓侂胄翻案。他說，到了南宋末年，一般人都忘記了君父之仇，只有韓侂胄還想到北伐，恢復失地。他講的是溫州那一帶的土話，一般人都聽不懂，連浙江人也聽不懂。他就以筆代口，先把講稿印出來，當時稱為發講義。他上課的時候，登上講臺，一言不發，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，寫得非常快，學生們抄都來不及。下堂鈴一響，他把粉筆一扔就走了。妙在他寫的跟講義上所寫的，雖然大意相同，但是各成一套，不相重複，而且在下課鈴響的時候，他恰好寫到一個段落。最難得的，是他有一番誠懇之意，溢於顏色，學生感覺到，他雖不說話，卻是誠心誠意地為學生講課。真是像《莊子》所說的『目擊而道存矣』的那種情況，說話倒成為多餘的了。」陳鍾凡也有相似的回憶：「介石先生授溫州語，非吾輩所能盡了，而先生們每至教室，揮粉急書，累千百言，一聞鐘聲，戛然而止，錄出讀之，洋洋灑灑，韓潮蘇海，無以為過。」



陳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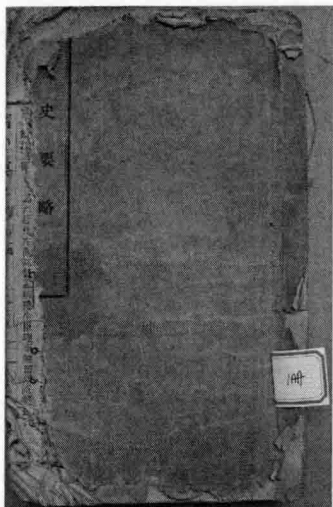
陳介石的普通話很癩腳。當年宋恕致函孫寶瑄時就曾直言陳介石短處有二：一是不會普通話，二是書法極劣。徐志摩筆下記錄了陳介石說普通話的一段趣聞：「兩人客北地者，往往苦於言語；初學京語，其荒謬有足捧腹者，陳介石先生是也。先生以南人所稱之面布面水，北人概稱臉布臉水，遂據說文通假之例，以為麵食之麵，當讀亦如若臉。一日，入飯舍，昂然謂傭保曰：『要雞絲炒臉，』傭保辭不省，先生頓足曰：『焉有北京人不懂雞絲炒臉者。』一時傳為笑談。」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溫州人說溫州話。真難為了這些學生。馬敘倫小時候曾在溫州生活，所以他不得不得意地說，「他老一口溫州話，我們初初也真不懂得，可是我佔便宜了」。在粵時期，陳介石應黃節之邀在南武公學講學，前後五期，聽者數千。此次講演，「闡明躬行實踐的經世致用思想，在廣東學界產生深遠影響」。可惜陳介石的溫州話難懂，只好邊講邊錄，印成《南武講學錄》發給到會人員。第一期，即是馬敘倫所錄。陳介石的溫州腔，固然難懂甚至令人發笑，但這也恰恰構成了老北大

的某種獨特魅力。而且，這並不影響他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，比馮友蘭、陳鍾凡早幾屆的學生宋琮說：「聞諸同學曰：我國自有大學以來，講師將千人，未有瑞安陳先生右者。先生學通古今，曠代一人。每當講畫，批卻道窾，循循然善誘人，故門弟子受化最深，感慕亦最切，當冬夏假日，先日歸省，門弟子必來送別，先生與處一室，歡若家人。」

陳介石病逝，接替他史學教授位置的是陳懷。

陳懷，字啟明，後改字孟冲，也作孟聰，號辛白，一八七七年生，是陳介石的侄子。他天資聰慧，深為陳介石器重，盡傳平生所學。據說，陳介石在溫時，向他求教的弟子很多，經常忙不過來，都囑先向陳懷求解。從陳介石家書來看，陳懷還參與過陳介石某些著作的編撰。從在上海辦《新世界學報》開始，陳懷就跟在陳介石的身邊，歷任學部編譯局分纂、兩廣方言學堂文科教習等。一九一三年，他以考選知縣，被派至山西。在晉五年，安定社會秩序、興辦學校，深得人心。陳介石去世，辭職回家守喪。蔡元培聞訊，即聘請他為北大教授。「在校六年，士仰其學，一如介石先生」。陳懷是清史學科開創性人物，其史學講義《清史要略》、《中國近百年史要》不僅是較早的清史斷代史，而且所論「在政治立場、指導思想、學術內容、體例形式等方面都與傳統史學不同」。陳懷在北大編撰講義過勤，得了眼病，後來又患了軟腳病，但他卻是個敬業的人，絕不請假，一日暈倒在講臺上，從此一病不起。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，陳懷去世，享年四十六歲。次年一月，蔡元培與朱希祖、馬裕藻、馬敘倫等聯名發起追悼會。

陳懷的表弟林損，比陳懷早幾年就在北大教書了。一九一四年，林損任北大預科講師，一九一八年升為教授。陳介石故去後，所授諸子等課由林損代之。林損一八九〇年生，自小從舅舅陳介石學習，陳介石去廣東時，也把他帶在身邊，深得真傳。林損比陳懷



陳懷在北大的教材，雖然品相不佳，如今也難得一見



學生批注陳懷的教材

小十多歲，他們雖是表兄弟，但是從學術傳承上講，卻有師徒關係。因此，林損自稱「受業外弟」。陳介石與林損曾同時在北大任教，此後，陳懷與林損同在一校。甥舅、叔侄、表兄弟，構成了「溫州學派」的核心鏈。

既然成派，必定有一定勢力。除陳介石、陳懷、林損外，當時至少還有林次公、章獻猷、孫詒棫、許璿等溫州人在北大或任職或執教，而陳介石弟子除馬敘倫外，則還有倫明、陳寶騏等。其中，林辛，字次公，是林損的哥哥，與林損同年到北大任教，其子林尹是黃侃高足；前清舉人章獻猷，字味三，號士荃，曾任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，時為北京大學職員；早年留學日本的孫詒棫是孫詒讓的堂弟，曾任清史館編纂；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許璿是農科教授；京師大學堂畢業的倫明是法科教授；陳寶騏在兩廣方言學堂從陳介石學，以廣東高材生補為北大法科教員。一九一八年初，蔡元培為改善校風發起進德會，馬敘倫、陳懷、林損、章獻猷、孫詒棫都是甲種會員；六月，章獻猷還當選為進德會糾察員。

其實，這個陣容早在陳介石主政兩廣方言學堂時就已基本形成。當時，除了馬敘倫畢業於養正學堂外，還有周繼善、龔壽康，他們分教英文和美術；倫明擔任教務長兼經濟科教程，陳懷、章獻猷是文科教員，另有高誼、林公任、黃公起、林濤等，共十多位溫州人。

無疑，陳介石是「溫州學派」的核心人物。老師到了哪裡，弟子就跟到哪裡，鄉里鄉親也帶到哪裡，同一學術觀點的朋友就站在哪裡。這種同門、同里、同派系的圈子文化極富中國特色，沿襲至今仍不乏市場。就連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，與國會裏的浙江同鄉、教育部內的改革派的積極策劃不無關係。所以，蔡元培任期前後，浙江籍教員占「半壁江山」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。蔡元培與溫州人的關係也非同一般，與陳介石早有交往，章獻猷則與他同年中試，交往甚深，蔡元培尊稱其妻、畫家張光為「年嫂」。

但胡適對「溫州學派」印象深刻，還有個原因是相對余杭章太炎派職員而言的。馬裕藻、錢玄同、黃侃、康寶忠、沈兼士等章門弟子濟濟一堂。與陳介石差不多時候進北大教書的沈尹默也是沾了章太炎的光，他回憶：「當時，太炎先生負重名，他的門生都已陸續回國，由於我弟兼士是太炎門生，何、胡等以此推論我必然也是太炎門下。其實，我在日本九個月就即回國，未從太炎先生受業。」何、胡分指何燠時，胡仁源，是當時北大的負責人，章門弟子來北大大多是他們所邀。為什麼他們要對沈尹默們伸出橄欖枝。沈尹默毫不諱言這是「新舊之爭」。京師大學堂復辦到嚴復出任北大校長，文科素是桐城派古文家的勢力範圍。而隨著章門弟子的相繼到來，逐漸為推崇魏晉文風、注重訓詁考據的學風取代。毋庸置疑，在這場推陳出新的運動中，「溫州學派」也是其中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。蔡元培到任，以章門弟子為代表的新派勢力已經很大。蔡元培向湯爾和問北大情形。湯爾和說：「文科預科的情形，可文沈尹默君；理工科的情形，可問夏浮筠君。」可見一斑。

湯爾和還對蔡元培說：「文科學長如未定，可請陳仲甫；陳君現改名獨秀，主編《新青年》雜誌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。」接下來的北大發生的故事，即如大家都瞭解的新文化運動的崛起。蔡元培《我在教育界的經驗》曾述及這場改革：「舊教員中如沈尹默、沈兼士、錢玄同諸君，本已啟革新的端緒；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，胡適之、劉半農、周豫才、周啟明諸君來任教員，而文學革命、思想自由的風氣，遂大流行。」

一九一九年一月，深受陳獨秀、胡適等影響的北大學生傅斯年、羅家倫等發起新潮社，出版《新潮》雜誌，為新文化運動鼓與呼。而另一些學生俞士鎮、張煊等，「慨然於國學之淪夷，欲發起學報，以圖挽救」，在劉師培、黃侃等人指導下，組織了國故月刊社。三月，《國故》月刊出版，林損、馬敘倫、黃節等赫然名列編輯。成員中還有一位北大學生伍一比，即伍叔儻，是溫州人。

這一回的「新舊之爭」，章門弟子陣營出現分化瓦解，黃侃從原來新派人物淪為舊的勢力，由於林損、馬敘倫等加入國故社，「溫州學派」也被陳獨秀、胡適們視為舊派人物。

黃侃曾說：「化之文野，不以強弱判也；道之非臆，不以新舊殊也。」國故派對陳獨秀、胡適們強分新舊最為不滿。對此，蔡元培雖然認為：「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，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；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，即使主張不同，若都是『言之成理持之有故』的，就讓他們並存，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」，但舊學大勢已去，儘管劉師培、黃侃、林損、馬敘倫等極力論爭，無奈落花無情，隨著劉師培的病故，《國故》雜誌只匆匆出版四期，即告停刊。

直到晚年，胡適還想起「溫州學派」，恐怕是因為林損。陳介石、陳懷相繼離世，林損撐起了北大「溫州學派」的局面，當然還有馬敘倫。五四前後，林損曾與黃離明等組織漢學研究會，創



北京大學文科門一九一八年畢業照

辦《唯是學報》，倡言復古，與新文學運動論戰，《漢學存廢問題》洋洋灑灑數萬言，指出白話文不可行，共二十五事。一九二七年，林損為東北大學所聘。一九二九年，重返北大。此時，林損在新文化的天地裏已近乎「怪人」。他對學生說：「考試時你們必須用文言文答卷，白話文我一概不看。」終於，一九三四年，北大內部調整，他與許之衡被解聘，奏響了這場「新舊之爭」的尾音，也給北大「溫州學派」劃上了一個句號。此前，朱希祖、馬裕藻也黯然離去。湊巧的是，那一年，農科教授許璿也去世了，次年，馬敘倫為這位交往了二十年的好友撰《故北京大學教授瑞安許叔璣先生之碑》。「溫州學派」成員接連凋落。而馬敘倫多次進出北大，時間最長，胡適自然要在「溫州學派」加上一個「後來，還有馬敘倫」。但馬敘倫一個人的力量，已難再支持「溫州學派」的氣候。

林損去辭，引起軒然大波。他寫信給胡適有「尊拳毒手，其寓於文字者微矣」之句，怎不令胡適印象深刻呢。然而北大「溫州學派」的沉沉浮浮，怎一個「新舊之爭」能囊括。正如陳平原所言：「北大校園裏的改朝換代，如何牽涉政治潮流、學術思想、教育體制，以及同門同鄉等具體的人事關係，遠非『新舊』二字所能涵蓋。」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歷史潮流吧。

